

袁维春 著

# 书法论文选

·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 书法论文选

袁维春 著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京)新登字210号

责任编辑：钱颖

版式设计：陈乾

装帧设计：陈乾

## 书法论文选

袁维春 著

---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出版

(100009 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30号)

电话：4031811 电报挂号：北京3711)

新华书店发行

---

北京市大兴县包头营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7.6875印张 190千字 4插页

1993年5月 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

ISBN7-80526-106-7/J·60 定价：12元



北魏郑道昭《郑羲上碑》(近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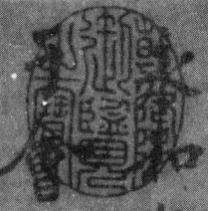
永和九年歲在癸卯暮春之初會



之蘭亭脩禊事

藏印

永和九年歲在癸卯暮春之初會  
於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



之蘭亭脩禊事



之蘭亭脩禊事

冯摹本

褚摹本

虞临本

唐人《兰亭序帖》临摹本（兰亭八柱一、二、三本）



北魏《刘贤墓志》(一九六三年秋辽宁省出土)



晋《爨宝子碑》

六朝宋《爨龙颜碑》



唐怀素《论书帖》(辽宁省博物馆藏)

## 序

继《学书论札》、《秦汉碑述》出版后，维春又有《书法文论选》即将问世。作为他的一位同事和朋友，欣喜之情自不待言。

此书付梓之际，维春嘱我作序，实难胜任。我对书法、金石、碑帖之学，素无研究。有的甚至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作序言之有物者，唯专家学者也。我最多算是一个喜欢书法的人吧。大概也就是这个原因，我结识了维春。我们初次接触时是在一九八三年，那时的维春才二十一、二岁，然而，他手中竟积累了百万字的学书笔记。收入本书的就有不少那时的文稿。后来，维春调到我那里工作，一起搞编辑出版工作，因此接触渐多。维春读书治学、立志著述之事，我亲见亲闻，也就有了更深切的感受。

维春能有今天的成就，自有他不同于别人的地方。据我观察，大体有三：

一是维春自幼喜爱书法，童年时，在父亲的指导下，练习写毛笔字，同一般儿童练大字一样，并无多大区别。难得的是他习之喜之，渐入此境，对祖国的传统书法和传统文化，兴趣日增，不仅仅停留在临习碑帖或浅尝辄止之上，而是究其源流，探其奥妙，寻其规律。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以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在那文风扫地的时代，维春曾在冰冷寂寞的西安碑林中，用他炽热的心熔铸他对祖国辉煌文化的理解；在荒野古寺中，当他一听到自己拓碑的砰然之声，便兴奋不已。在金石碑刻的神殿中独享其乐。几年下来，手头便积攒了三百多份拓片，为他的研究积累了宝贵的资料。

二是在文艺日盛，社会上涌起的一股股“书法热流”中，维春不慕虚名，甘于寂寞，在他的“道艺居”中孜孜以求，苦学不辍，

潜心钻研他的书法理论。正如欧阳中石先生所说：“维春能把书法看作是一门学问，着力于笔墨之外读书治学，应该说这是一条学书的正途。”

三是维春在取得一定成绩的时候，没有沾沾自喜，“卖”起名儿来，而是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在读书治学上，向更成熟、更精深的境界进发，以至于无论是在中国古代书论研究上，还是在金石碑刻的论述上，道出许多前人未言之意，确是难能可贵。这也是作为他的一个同事和朋友，我所衷心盼望的。

记得前几年一个深秋的晚上，维春和我，还有一位书法同好，三人相约去拜访启功先生。路途上，借着昏暗的灯光，我们饶有兴致地议论起来向启功先生请教的几卷书法古本。我被维春和那位书法同好对中国书法精辟的论解所感动。回来后，顺笔写了一首“诗”，论述那次拜访的感受：“先生笔墨称绝伦，吾辈期期几度寻。维春小弟得指点，艺林长兄求精神。门前不遇立时久，灯下观书情愈深。借来此处秋光好，试看他年苦心人。”维春是启功的学生，常常得到先生的指点。这首蹩脚诗，曾被维春写成条幅送我留作纪念。

当维春的这部著作就要与读者见面的时候，我写了以上几段文字，权且算一个序吧！“试看他年苦心人”，终于有了结果。维春至今刚过三十岁，风华正茂，祝他有更多更好的著述问世！

王经国

一九九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于北京西罗园

## 目 录

书法源流新论	( 1 )
吴《天发神谶碑》考编	( 55 )
晋索靖《草书势》释解	( 61 )
从“二爨”看东晋以后真书流变	( 71 )
试述郑道昭及其云峰诸山刻石	( 77 )
王羲之其人及《兰亭序》综考	( 89 )
唐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	( 115 )
记“颠张狂素”墨迹本	( 120 )
唐韩方明《授笔要说》注	( 128 )
从《德化碑》看南诏的历史	( 137 )
论蔡襄书艺	( 153 )
谈苏、黄、米书之风谊	( 158 )
水利金石研究与《山河堰落成记》摩崖刻石	( 166 )
董其昌书学漫谈	( 171 )
祝允明草书并释文	( 178 )
郑板桥书法探求	( 186 )
试述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	( 191 )
帖学议略	( 209 )
碑学议略	( 219 )
跋北魏《刘贤墓志》	( 225 )
跋北魏《司马悦墓志》	( 226 )
自藏《杨大眼造像记》跋	( 227 )
自藏《尉迟造像记》跋	( 228 )

题梁萧敷、王氏墓志铭	( 229 )
题欧阳询《仲尼梦奠帖》真迹	( 231 )
唐《王居士砖塔铭》跋	( 233 )
唐无名氏《祎墓志》跋	( 235 )
跋宋拓米书《方圆庵记》	( 236 )
题宋石《汝帖》	( 237 )
跋友人临文天祥草书《木鸡集序》	( 239 )

# 书法源流新论

## 一、文字的渊源

我国文字确实起源于何时，因历史遥远，荒渺难稽，茫昧不可考。然而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去认识：文字，并非是某一神所能独创的，其实为人类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一步步逐渐形成，某一时间内绝对不能够完备。必须指出，从文字在历史上发展的角度上看，它实际上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一个人如有什么想法需要告诉另一个人，就必须说话。双方通过对话来进行思想交流，达到互相了解的目的。但语言的交流终究是一时的作用，不能长久地保存下去；或者说语言的交流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的相互对答，却不能对相隔很远的人去说。于是，人们便产生了使语言传到远方或流传后世的愿望。最初，古人是用一些实物来表示简单的意思，如用绿色物表示植物，黄色物表示庄稼，红色物表示战争，墨色物表示死亡，等等。对方看到了东西，也就了解了其中某些含义，当然这些含义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为进一步扩展这种表达含义方法的范围，古人又曾以结绳记事，或用刀在木片上刻痕来记叙数目等。这些办法也仅能帮助人们记忆一些简单的事情，仍有很大的局限性，远远没有满足人们的要求，于是就要另辟蹊径了。经过长期的劳动生产实践，人们才创造出巩固和扩大语言作用的最方便和最精确的图形，就是真正代替语言的工具——文字。它是一种系统的符号，可以记录语言，使语言冲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仅能传至远方，而且还能传留后世。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语言和文字是不能同等看待的，所以《书·序·正义》中有这样两句话：“言者意之声，书者言

之记。”这说明了语言和文字关系上的两种不同性质。

现代人类在研究古文字时，常常引用《周易·系辞下传》里这样一句话：“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也说：“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这些典籍记载极为重要。我们祖先确曾有过一段时间是靠绳子结成疙瘩来帮助记忆事情的。郑玄在《周易注》中解释说：“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而且一根绳子上结的疙瘩数目还不止一二个。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人民日报》刊载，在秘鲁利马省的拉帕斯村发现了一条长达二百五十公尺的印加人记事绳。专家们认为，这一记事绳的发现，有助于解决古代文明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由此可见，结绳是当做一种记事工具来使用的，并非文字，也非文字的起源。

但注意到《说文解字·叙》中又有这样一条说法：“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相传龙马背负河图而献瑞黄河，“其文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庖牺氏根据此河图而画成八卦。此虽传说，但尚或有之，应该比结绳记事又进一步，但不知为什么许慎将此八卦排在结绳之前。虽然八卦方法还很简单，但确实为文字奠定了基础。因初为龙马之事而起，故此八卦形式又称作龙书。

又《说文解字·叙》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治，万品以察。”针对仓颉此人，历来争议纷纭。在古代，一种文字的符号体系，不可能由某个人独立创造出来，应该是由人民群众通过长期的生产实践一点点总结积累而创造出来，经巫师加以采集整理，逐步形成体系。也许确有仓颉其人，但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收集整理文字的负责人，当然这些功劳后人也是不会忘记的。许慎在文中单

纯地把文字说成为仓颉创造，虽然一方面表明人们对文字的巨大作用加以肯定、推崇和赞赏，但另一方面却也为封建统治阶级垄断文字而搞愚民政策做了迷信的荒谬宣传。把古代文字说成是个人的创造，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这样做实际上是标榜唯心主义的个人史观。

我们已经知道了文字的起源是为补助语言的不足而产生的，但文字的确切表意又是什么呢？许慎曾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由此而知，文是对字而言的。文是单体，后由简单而孳乳繁殖，始成为字。所以说，文是字的本源。现在一般说文字是指作文章或指其字体本身，但它最初仍是由古来“文字”二字而借用的。

所以引出“盖依类象形”，则导出文、字、书的概念；时草昧之纪，也就统称为古文了。就古文本身而言，也是删繁就简，累出新体，但终究仍不失原始绘画的特征，然而在记忆上却很轻松，这就是所谓的“六书”。六书，总计六种，即象形、指事、会意、转注、谐声、假借。如此六法，在汉字中可以说是用之无穷。关于六书，“说文”里都有解释，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自所谓八卦龙书以后，文字的演变更为繁多。以今所掌握的资料看，实证少而传闻多，虽有无稽之处，殆难凭信，但据此也可窥见文字的发源，以为程序。归纳一下，有：庖牺氏因画卦而作龙书，神农氏以嘉禾而作穗书，黄帝见卿云而作云书，祝诵、仓颉观鸟迹而作古文，帝尧因轩辕龟图而作龟书，高辛氏作仙人书，少昊氏作鸾凤书，商务光作倒薤篆，高阳氏作蝌蚪文……以及鸟足书、父书、鱼书、虫书、鸟书、虎书等。此为传，但足见其斑驳。

有志于研究文字者，探寻其蕴奥，启千古之秘钥，窥文字之

沿革，皆推断书画同源，即文字是从绘画中演变而来。从今天掌握的材料查索，当符情理。早在甲骨文以前，我国就发现陶文已具有绘画的痕迹，以后甲骨文的出世，证明它还保持陶文绘画的迹象。但画与字，最初是难以区分的。如果将许多图形排列起来，我们才可知道其中某一图形所代表的意思定是这组图形文字里的某个词，这样便可辨别这一词组的含义；如果孤立地画出某一事物的形体，没有语言表达能力，那么就肯定它是绘画了。如此看来，绘画形式根据不同情况而表现出来，经过长期流变，逐渐发展，这才分工成字和画。那时人们往往爱借助图画来表现自己特别感兴趣的东西，所以人和动物就成为当时必需表现的对象。因为人当然是社会发展中的主要因素，而人狩猎的对象——动物，又是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就文字而言，远古图形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简化，增加了符号性，减少了描绘性，最终成为文字。

## 二、可考文字之始

对于象形符号来讲，是我们考察中国文字产生的最早资料。这些符号有的是一些数字，也有的是花押或族徽，但总之很抽象，一般极难辨认。这里实际包括刻划符号和象形符号二种，从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莒县陵阳河遗址等挖掘出的陶器上的刻划便可以看出。

据许慎《说文解字·叙》说：“周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可知古文是大篆以前的总称。周太史籀《大篆十五篇》传至后汉初，已失六篇，到现在就已经全失传了。籀文的形体，较甲骨文的点画要繁多且规矩，显然是甲骨文以后的繁衍体，所以有人说“想亦非宣王时常用之文字也”。

从前论书追溯原始，推至大篆即止（仅现在眼见的遗迹），大篆前身的古文就极难探寻了。虽然许多学者多信服庖牺氏、仓颉创字的说法，但最终还是少见其形。自清光绪十五年（一八九

九年）始在河南安阳县小屯村（商殷河亶王甲自嚣迁于相，相即此地，是为殷朝故都）掘出几块古龟甲，方便埋没了数千年的殷代古文重见天日。仅此发现，对我国古代文字史的考证十分重要。一九三五年《河北博物院半月刊》第五期载王襄《题易稽园殷契拓册》说：“当时发现之时，村农收落花生果，偶于土中捡之，不知其也。潍贾范寿轩辈见而未收，亦不知其贵也。范贾售古器物来余斋，座上讼言所见，乡人孟定生世叔闻之，意谓古简，促其诣车访求，时则清光绪戊戌冬十月也。翌年秋，携来求售，名之曰龟版。人世知有殷契自此始。甲骨之大者，字酬一金。孟氏与余皆因于力，未能博收。有全甲之上半，珍贵逾他品，闻售诸福山王文敏公。”王襄，肄业于京师高等实业学堂，孟定生，津门秀才；王文敏，即是王懿荣卒后的谥号。三人在天津、北京两地，经古董商手，收藏甲骨最多。初见甲骨，世人以为奇物，作为“龙骨”按斤论价，卖给药材商，因为龙骨不能有字，所以有字的甲骨都预先刮去了。到了范寿轩时，已是多年后的事情了。王懿荣对古文字很有研究，认为甲骨上的刻痕是古文字，于是向商人重价购买，后来他所收集的甲骨大部份归属《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刘本人也收集了一些，曾在一九〇三年拓印一千多件发行于世。这样又过了些年，才被王懿荣首鉴为殷卜筮所用的刻辞。这些刻辞的制作，其主要时间是公元前一三〇〇年到公元前一〇六五年，即商朝第二十代王盘庚迁殷后，直到商末的殷纣王。这一时期的文字，中间共历十二王，二百七十多年。现存甲骨十万多块，形式多样。据一九六五年出版的《甲骨文编》统计，已出土并著录的甲骨文且又不重复的单字有四千六百七十二个，其中已考识出来的有一千七百二十三个。然而这二三十年里，又有许多甲骨文字被破译。甲骨文字已完全能满足当时记录语言的需要，而且具备了字体的结构，形声字已经出现，说明这种文字已经比较完备，比较成熟了。

所谓甲骨文，就是商朝时的古文。从许多资料中获得，殷王及贵族将自己的一切行为都说是秉承上帝的意旨，受神灵的支配或祖先的保祐，因此，凡天象、农事、祭祀、工程、疾病、征战、政治等等，都需得占卜，即向上帝、神灵和祖先占问。方法是用火烧炙龟甲或兽骨，使其形成各种裂纹，再由理治宗教的官员对裂纹作出种种解释，从而判断吉凶祸福。所占卜的事项及结果，用文字录制在龟甲或兽骨上，多用刀刻，时而兼染料蘸写。所以后世把甲骨文也叫“卜辞”。

董作宾曾在一九三二年著《甲骨文断代研究》一文，首创以世系、称谓、贞文、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等十项为断代；而鉴定甲骨文的基本标志，又是以贞人、书体为主。以甲骨文书体考论，又可分作五个时期。

一为盘庚至武丁之世，而以武丁一代为最多。罗振玉著《殷虚书契菁华》所录大版牛胛骨卜辞，系属武丁之物；近代新编的《甲骨文合集》二、三集也多收此期作品。武丁甲骨贞人是以“宾”、“壳”（旧释“設”、“南”）、“争”、“韦”、“丙”、“亘”、“古”、“永”为主（日本立命馆大学白川静教授著《甲骨的世界》，总计武丁贞人实达七十二名之多）。所谓贞人，是指那些专理卜书契刻的官员，或谓史官。武丁之子“子商”也应是此代的贞人。这个时期的字多雄浑，挺削峻厉，巧拙兼具，字画爽快，奕奕有神，中、小书体更是庄严瑰丽，笔致洒脱。就所知道的契刻长篇大字、属重要的卜辞，多出“壳”手，可见他为当时大家，颇受重用。另外的并世佳作，又有“宾”、“争”、“韦”三人，也属武丁时的大家。

二为祖庚、祖甲之世，即所谓兄终弟继的这一时期。此期贞人以“出”、“大”、“行”、“兄”、“尹”、“即”、“喜”等七人为主，堪称“出祖”。此间的字势多趋工整谨饬，但颇生奇诡，完整雅致、端凝秀丽，有庙堂之气。